

第二十八期

理想国

U T O P I A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刊





编者按

春风十里，不如书香悦己。书就像一泓深邃的哲理泉水，让我们学会了悦纳当下，不徒增心灵的烦恼；让我们知晓了时间不过是恒河里的一粒沙，学会了在成长的岁月中轻吟浅唱。书籍承载的精华伴随着人类文明走过千秋万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的历程里，在时代的洪流中也发生着变化。七十年里涌现出无数优秀作品，他们既浓缩了国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折射国人内心深处的憧憬与渴望，又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的政治更替、社会变迁。本刊以时间为线索，从五十年代微光般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兴起，到七十年代充满情怀与政治色彩的文字；从改革开放后文学的多元化、大众化，到如今科幻与青春文学的发展本期院刊，以当代青年的感受与视角，一同探寻不同时代国人读书生活的场景与主题，体味那些深藏在文字中的历史与故事。

社会 18-1 院刊工作组
2019 年 3 月 28 日



| | |
|-----|-------------------------------------|
| 审核 | 胡博 |
| 主编 | 何鹏 |
| 副主编 | 孙松源 张雨蒙 |
| 编辑 | 危安洁 柯谊 付韵洁 王功臣 郑皓真 |
| 鸣谢： | 所有向院刊投稿的老师同学 所有参与院刊制作的同学 所有读者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院刊工作室
邮编：102206
E-mail: cufessd_utopia@126.com

更多资讯敬请关注社心官方微信平台：青春社心



01

微光

盈千累万，不可胜言 P8

心画心声，文如其人 P10

门前风景，枕上诗书 P12

02

争妍

车载斗量，浩如烟海 P18

胸藏文墨，虚怀若谷 P20

池塘春草，阶前梧叶 P22

03

涅槃

百花齐放，春色满园 P28

斯人可贵，才情过人 P30

街头巷尾，秉烛夜话 P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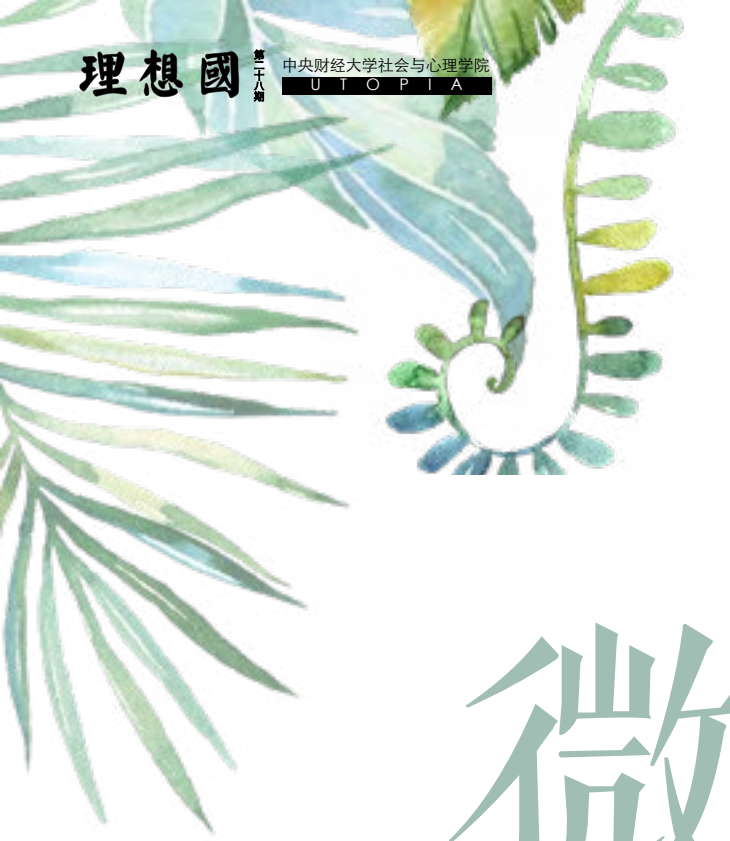
04

饕餮

总角晏晏，豆蔻芳华 P40

挟山超海，筚路蓝缕 P42

览书之情，得无异乎 P46



微光 01

跨出新文学

思考新走向

盈千累万·不可胜言

心画心声·文如其人

门前风景·枕上诗书

十七年文學



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体现的两个方面。

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革命浪漫主义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

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

朦胧诗派

在夕光里

—— 顾城

在夕光里，
你把嘴紧紧抿起：
" 只有一刻钟了 "
就是说 现在上演悲剧。

" 要相隔十年 百年！ "
" 相距千里 万里！ "
忽然你顽皮地一笑，
暴露了真实的年纪。

" 话忘了一句。 "
" 嗯 肯定忘了一句。 "
我们始终没有想出
太阳却已悄悄安息。

文
·
朱
美
佳

自 1980 开始,朦胧诗派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我国诗坛。虽然它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并未发表过宣言,但却以相互独立又具共性的信条构成一个蒸蒸日上的崛起诗群。它的先驱者是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食指、海子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青年诗人;他们的诗从对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的继承开始,逐渐开拓领域越走越远,自成一家。它的主题是表达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夷。朦胧诗派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最开始源于“三个崛起”理论支持,即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个‘崛起’之势,就象征着这个新生儿诗派的蓬勃发展之势。自那开始,朦胧诗派三个层面的精神内涵逐渐显现出来:一是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朦胧诗派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朦胧诗派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路的崛起。

朦胧诗无疑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史上最值得关注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开启了诗歌的多个方向,启迪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它的源头性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来说,朦胧诗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一座含金量罕见、挖掘不尽的宝库。一般认为,朦胧诗是自 1978 年北岛等主编的《今天》杂志开始的。当时活跃于《今天》杂志的诗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芒克等。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与当时诗坛盛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些诗歌后来被统称为“朦胧诗”。

我认为对于朦胧诗派最贴切的一句诗便是顾城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它是对朦胧派诗人完美的写照。透过诗句我们可以看见,一群向往光明并且十分渴望的人,在用隐晦的意向抒发着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这是一群脚踩着淤泥,眼睛却执着望着星空的人啊,心存最热切的追求,却以最含蓄的笔触把它们悄悄流泻出来。

朦胧诗还有很鲜明的艺术特点。第一,它注重诗的观念省略和诗的主题暗示,使朦胧诗的主题具隐约性和多义性;第二,注重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方法;第三,注重意象化手法和意象层面的立体组合,常常采用艺术通感(移觉)手法和艺术变形手法;第四,采用了隐喻、暗示、通感以及打破时空等等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具有着明显的现代主义特点;第五,结构韵律美。总之,朦胧诗作品中通过各种艺术手法表达了跨过了“文革”这样的黑暗岁月,人们重新获得了觉醒,就立即会发现在对人处事问题上的缺陷,要求对人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并对诗歌自足世界提出了更高的追求。

如今朦胧诗派的发展趋势渐渐落后,当初被盛誉的代表性五位诗人各奔东西,也各得归路:仍处于重量级地位的北岛却改写随笔,顾城杀妻后自己也惨死异国他乡,四处漂泊的杨炼诗作再难振奋群众,隐姓埋名离群寡居的江河更是与外界极少来往。唯一功成名就的舒婷在诗坛影响力也日渐衰退了。

这许是时代的原因,也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要承担的结果。这让我想起广州日报对席慕容的采访:如何看待当前诗歌日渐式微,诗坛不再热闹的现状?席慕容的回答是,诗歌从来不那么热闹,可是诗歌存在几千年了,所以不用担心。朦胧诗派依然,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诗歌的蓬勃,而是几千年来静水流深般的信仰。泰戈尔说:你是谁啊,一百年后读我诗篇的人。因此朦胧诗派的看似式微,只是社会上某一种短暂的差别。而今天,当人们偶然抬起眼睛,不再以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地平线了。

关于舒婷

文·朱雯洁

舒婷，原名龚佩瑜，是我国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舒婷长于自我情感律动的内省、在把捉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方面特别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情感的复杂、丰富性常常通过假设、让步等特殊句式表现得曲折尽致。舒婷又能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现尖锐深刻的诗化哲理，并把这种发现写得既富有思辨力量，又楚楚动人。

朦胧诗派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是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舒婷的代表作是《致橡树》以橡树和木棉的形象热情而坦城地歌唱了诗人的人格理想。比肩而立，各自以独立的姿态深情相对的橡树和木棉，可以说是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品格崭新的象征形象。舒婷想要表达爱情的坚贞不仅表现在使自己忠实于对方的“伟岸的身躯”，仅达到外貌的倾慕和形体的的结合，而要更进一步，把对方的信念和理想也纳入自己的爱情怀抱。站在同一阵地，有着同一种生活信念。舒婷的构思意图不仅把作品题旨局限于爱情的视野。从橡树与木棉的意象构成中同样合理地引申出人与人之间相互同情、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同时又以平等的地位各自独立这种道德理想，以诗词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但是，正如余光中评价舒婷时说道，“舒婷长期一个人生活在鼓浪屿是得天独厚的，她的作品有很多风格。“在课本上了解的舒婷便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作为朦胧诗派的舒婷在《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中所展现的却真切的爱国之情，诗中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与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摆脱贫困、挣脱束缚、走向新生的激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虽然这首诗带有政治色彩，但它不议论，只描绘，诗中所有的象征和比喻，既质朴，又漂亮，每一个词都与被描绘的景物、形象紧密契合。诗人既用含有自己民族要素的眼睛观察，又以人民能理解的民族语言手段和表达方法，写出人民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的精神实质和典型色调，她感到和说出的也正是同胞所感到和所要说的。在一提起祖国人们总以一种貌似豪放实则空洞的虚假，去歌颂祖国的强盛伟大之时。舒婷反其道而为之，独辟蹊径，直面祖国灾难深重的古老历史及其严峻的现实，选取大量新鲜活泼、意义隽永的意象，以蒙太奇的方式剪辑组合成一幅幅流动凝重的画面，配之以舒缓深沉的节奏，唱出实实在在的对祖国的款款深情。在她的心中，祖国不再是大而空的抽象，而是饱经沧桑的过去、贫穷凋敝的现实与绯红黎明希望的交织体。作为抒情主体，舒婷让自己与诗中的意象相互融合，让物化的自我形象，汇注于祖国的形象之中。1979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场浩劫刚刚过去，苦难尚记忆犹新，废墟上又升腾着希望，痛苦与欢乐，失望与信仰交织于人的内心。人们看到了祖国的贫穷落后，热切盼望着祖国早日变成现代化的强国，并且决心为祖国的强盛奉献自己的一切。诗人没有正面铺陈，直接抒情，而是敏锐地捕捉并艺术地表现了祖国人民的这种感受，并别具匠心地将对祖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属于意念性的感受转化成意象的“我”，而后又把“我”转化成鲜明的形象，超越着特定的时空，在广阔的宇宙之中，复杂的心态迸发出悲怆、激昂的祖国恋歌。这种直接把意念转化为形象的方法，使人耳目一新。这首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个性特色——既有当代青年那迷惘的痛苦与欢欣的希望，又有女儿对祖国母亲艾艾的不满与献身的真情。

舒婷的诗是对知青时代人生经历的回顾和反思。不同的是，在写诗的同时，舒婷所面对的紧迫，焦灼的现实压力，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后，能更加从容地从往事追怀中提摄更超越具体人事的情思和哲蕴。在闲暇时品味那些过往的诗词，或许就能从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几个字几个词的组合中收获生命中必然存在偶然得之的惊喜。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 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 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 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 蜗行 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 深深勒进你的肩膀
祖国啊！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 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啊
我是你 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 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 挂着眼泪的笑窝
我是 新刷出的 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在喷薄
祖国啊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 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 祖国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文·陈俊豪



很喜欢《且听风吟》中的一句话，“人生是空的，但并非完全空空如也，而是我们自己费劲千辛万苦、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磨损以至掏空的。”看山是山，看树是树，看水是水，看月是月……没有期待，没有渴望，没有震撼，我只是一片茫然地看这些事物，难道这些东西里面本就不是空无一物吗？

还记得小时候的惬意生活，看会漫画书，饿了就吃，睡醒就玩，无忧无虑，悠然快活。尚且不是因为这种潇洒而打算回到过去，那时候的我，更像处在飓风眼，呼呼的风将一切消极的力量通通吹走，表面一片祥和，身处一片宁静而悠然自得的“世外桃源”，把“黑夜”过成白天。当时的我在想些什么呢？努力回想过去的点点滴滴，我想当时只是全心全意地生活，活在当下，关注的无非也就是自然吧。天真无邪，玩的快乐由源自自然的回馈，作为孩子，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不太了解，自然而然就关心自然了。不过作为稚气未脱的儿童，这一点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吧。到了成年，慢慢地意识到人与自然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开始“重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但是，跋山涉水到了山之巅，却打开微博和朋友圈去发送动态，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把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无所谓的吧。不过这对我来说，也是倒戈之前的垂死挣扎罢了。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中写道：“在那个年龄，无论是目睹什么、遇见什么、感受什么亦或是思考什么，终归都会像回飞镖一样回转到自己手上。”孩子们的快乐和神性源于自然，因为他们关注的只有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或者说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无论他们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都会转到自己手上，所以他们关注的大部分都是快乐，也许有人会说这有啥了不起的，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幸福感就不是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东西，如果是可以用来比较甚至是高人一等的东西，那不是幸福感，而是虚荣心、嫉妒心暂时满足的快感和愉悦感。现在关于幸福感一点浅薄的回忆竟是那一个场景：曾经的我们为了一个目的，总是肩并肩、手拉手地走着，一起走在属于我们的路上。只是当时自己感觉心情大好，没有想过未来何去何从，也并没有意识到幸福感的感觉。仔细想想，现在偶尔感受到的幸福感，无非

是因为类似的场景触动了某处回忆的感觉。倒不是我想回到过去，拘泥于那种生活，只是每次我都真实地感受到：嗯，就是那种感觉，为什么没有独一无二的感觉呢？这种结果完全是我咎由自取，就像村上春树所说，“我这人空无一物”，而且近来内心某些部分变得日益恶劣，心里填充的都是些莫名其妙可以避免的没有价值的事物，就像是这么一种情况，由好人变成坏人一步之遥，由坏人换成好人难如登天，那些破碎的东西要还原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大概也是珍贵的东西“恒久远”的原因，他们的珍贵不是因为独一无二，而是因为一旦被污染也许永远不能复原。

“如果诗人心中没有太阳，又怎能给花朵以颜色？”顾城如是说。他的心中，有自己的乌托邦，在那，时光静止，万物永恒，没有眼前的苟且，有的是诗和远方，顾城可以永远带着高高的毡帽，像一个牧羊人，在破晓黎明时，带着羊群追索光明。外部的环境无法抱怨，所谓“以前不是这样的”之类的话更多是想摆脱自己的责任罢了。一件东西破碎了就是破碎了，我宁愿记住它最美好的样子，而不是拾起碎片，修补起来，然后终生看着那些破碎了的地方。

每个人心中的太阳各不相同，尽管身处在十年文革这样水深火热的时代，顾城依旧保持着一颗纯净的心，将内心的无尽澎湃，化作笔下涓涓的细流；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所以，一切改变的，只是我们的心，我们终其一生关心的，无非是自己，与其寻思了解这个不断发生变化的外部环境，不如坚守着自己的内心和保留着那些珍贵的回忆。

最后，送给读者一段《白夜行》的话：

如果心中有光 哪里都不会是黑暗

如果惧怕黑暗 就永远走不到白天

也许，凭着心中的太阳，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在白夜里行走。



涅槃 02

车载斗量·浩如烟海

胸藏文墨·虚怀若谷

池塘春草·阶前梧叶

情怀荡涤的日子

激情燃烧的岁月

市井乡情

文·曾腊

八十年代文学的感觉，让人不自觉想到日本演歌歌手坂本冬美的祝酒歌。准确的说，是演歌这一音乐风格。“我热爱市井生活中的声、光和琐碎细节，我要歌唱它们。”坂本冬美说。

演歌在发展初期有铿锵辩论的味道，在后来的发展中，歌唱的内容逐渐偏向世俗生活与身边琐事。

看似轻松随意，简单无负，看似难寻政治映射，没有意志演绎，看似缺乏某种审视社会的视野。但演歌，正是用敏锐的感觉去捕捉，去感受自己身边的自然，情感，才能表露出真实的、人的感情的流露。

拥簇的市集，冒着鲜香的食肆，考究精致的庭房。这是清明上河图上的宋朝市井。

市井故甚异，而相同的是，那些细致而有刻度的生活细节，更具像地还原着时代地模样。

没有过于载道的文字，趣味与心性的温润表达，细细品味，那是形松而神不散的审美与姿态。

《话说陶然亭》通过几个不同身份、职业、性格和气质的老人在陶然亭的四次意味深长的聚会，反映了1976年四五运动前后那种人民敢怒不敢言、沉闷、抑郁、令人窒息的生活气氛。胡子、茶镜、将军三位老人在陶然亭公园里“一块溜早二三年了，谁也没打听谁过谁的姓名地址”，而以外号相称，为的是“图个放心”，晨练后一起读毛选，也不直接谈及时事。这表现出人们在那种特殊环境里用以“自卫”的特殊方式。小说中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民风民俗的描写，揭露和嘲弄了那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弄得人们不敢互相交往、互存戒心的丑陋的世风。

邓先生以此文挖掘出掩盖在“世风”之下的“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民气和民声。在黑白颠倒、道路以目的动乱年代，在一起晨练的四位老人表面上天天早在陶然亭消磨时间，而实际上是在学习，磨砺思想，锻炼身体。尽管“四人帮”摧残了胡子、茶镜、老管等人的身体，剥夺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尽管他们有痛苦和愤懑，但垂暮之年的他们最终没有缄默和消沉，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默默地积蓄力量，在最黑暗的时候仍坚持期盼光明。作者向读者展示了在人民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即使在政治高压下仍像炽热的岩浆一样在地下运行。

四个老人一方面互不打听姓名地址身份，另一方面却互相信任，互相鼓励，在伙伴们的感染下，对事业和生活都失去了信心甚至不愿与人打交道的老管又感到了生活的意义，“觉得心里有暖气，腿上有了力气”，似乎“又回到了人的世界”。小说正是通过在特殊环境中小人物之间真挚的革命友谊，展示了人情之美。

文革中失去了工作权利的老管心灰意懒，在陶然亭结识了将军等人，虽然得到归属感，但他觉得和风云激荡的外部世界相比，陶然亭静得像坟墓，这是逆向发展；正当让老管为人民的力量和意志激动时，四人帮宣布四五运动是反革命事件，老管的心情跌入低谷，对国家前途失望之余，决定把藏酒拿出与晨练伙伴们分享，以此作为象征与过去一刀两断；老管发现胡子、茶镜是和他一样遭到迫害、报国无门之人，但他们默默积蓄着力量，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人民斗争，将军的一席话，更让老管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决定继续被迫中断的研究；数月后四位老人在陶然亭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时刻，故事也迎来了光明的结局。

小说时代背景是丙辰清明的四五运动，但全篇并未出现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也没有从正面描写那场轰轰烈烈震惊全国的人民斗争，而是用反正相衬、表里烘托的艺术手法，把读者带到一种表面上悠闲自在、与世无争的市井公园气氛。在情节安排上，以老管参加体育锻炼为由头，场景设定在晨练的小树林中，以老管、胡子、眼镜、将军四人相识交往闲聊为主体。在意象的选择上，“松树林”、“月季园”、“茶镜”、“胡子”、“鼻烟”，给人以淡泊清心、一醉一陶



然之感。作者运一方面描写茶镜、胡子奇特的晨练方式，一方面渲染陶然亭世外桃源之静，一动一静的对比中，埋下伏笔，使读者能察觉到蛛丝马迹却又戛然而止。四五运动被镇压的第二天，茶镜、胡子、将军仍然“各自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练自己那一套功夫，不比往日用力，也不比往日松懈”，让人感受到老人们分明是在“暗使劲”儿，他们的内心与外面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息息相通。

作者用散淡优雅的笔调描绘世事风云，不卑不亢，从容不迫，字里行间透露出京都文化典丽优雅的气息和真实的民俗化、地域化特色。小说开篇描写文革中北京的公园之热闹：“每天从开门到净园，人一直像稠粥似的……早晨开门到八点钟，是锻炼身体的老人，喊嗓子练腰腿的演员和候补演员们；八点到午后，主流是背着大黑塑料包的各省外调、采购人员；太阳西斜，就换成对成双的男女青年，远远看去像一路纵队的分列式游行。”写晨练人群之多：“你走进树林刚要作深呼吸，来了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左边一个喊‘谢谢妈！’右边一个唱‘几天来察敌情收获不小’。后边忽然冲你脑勺大叫一声：‘我踩着地雷啦！’。”文字富有鲜明的“北京风味”和生活气息，语言幽默，让人感到亲切自然、清新活泼。

不同于小市井有大江湖，文雕花烟斗里，只有一种花，两个人。

显贵与落魄大起大落的前后，唐先生的画价变了，烟斗变了，家具变了，赏客变了，甚至唐先生自己，都变了。长长久久如候鸟赴归期一般没变的，是那个皱纹都快和衣褶接连起来的，黝黑粗糙的老花农，和他送来花开正艳的凤尾菊。“美啊，美！”老花农从来只有这一个字，而这一字，已含了他的全部诚与敬。余下所有，都开在花里了，都含在转身而去的背影里了，都藏在珍存惟葬的烟斗里了。

“我书中的人物还留在那个世界里生活，他们有他们的价值，也在坚持他们生活的意义，承担那个世界的重量。”

当个人的命运不再被漠视，当市井成为抒情达意的归处，当诗人终着眼于生活的波折与平静。

我们终于拭清眼前的雾与泞，从古书写至今的，从来都是个“人”。

芳华碎落，青春不改

寻根，
这是贫瘠的黄土地，这是我们的故乡。
寻根，
用一片最赤诚的心灵；感怀，
以一个最本真的自我。

知青·自我

-- 张雨蒙

“辛劳哪得问愁悲。插秧筋骨断，垒坎土粘眉。”有人说，知青的岁月，是一个荒唐的时代，一段荒唐的青春。若你曾品读过韩少功先生的《日夜书》，你或许能重新认识这群充满热情、曾经也年轻的 50 后们。当我们能尽量平静与客观地看待这段日子，不把那些苦大仇深的灾难史搬出来反复渲染时，我们或许可以从嬉笑到肃穆，从冷漠到关怀。

当背负着民主自由分子的光环背井离乡，又因为入骨的自私而被逐出领袖行列的主人公马涛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确不难理解，那种带有典型的小资格调、浓厚的书卷气，长于高谈阔论而不善务实建设的知识分子的模样，这些身居乡土世界，但不忘读书、思考，关心社会、有崇高理想的人，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屡次败阵。他们用单薄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坚持，却也需明白反思与自视。当主人公陶小布用一把枪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脑子里那个天真无邪想要“种太阳”的小女孩，因为无法在停电时给每个人送一个太阳而不快，撅着嘴眺望着远方。这一段灵魂的漫溯，生命的感怀，是韩少功先生直击自己内心深处的探索，他反思那段萍踪过往，探索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困境。

“男人的忧伤简单就是青铜色的辉煌。”始于情感，终于人物，韩少功先生不仅写活了他笔下的人物，也构画出了千千万万个他们和她们，那些喜怒哀乐，那些春花秋雨，那段光怪陆离的岁月，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但归根到底，他在书写自己，在寻找自己。

在旭日东升的新中国，他们也曾有一个金色的童年，后来，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他们像刚刚成熟的小苗，被连根拔起，然后弃置荒地。他们“上山下乡”，成为“插队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他们也想大展宏图，也想大有作为。他们心中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面前却是满目残垣，不知今夕何年的大字标语；他们心中是一片肥沃的黑土地和亭亭玉立的白桦林，但北大荒的风实在太冷，吹得你来不及做梦。塞北山村，盐碱地，土坯房，衣衫褴褛的青年，面如枯槁的妇孺……何来广阔天地？如何大有作为？

于是，艰苦的磨砺开始了。插队的日子里，他们修渠、赶车、送粮、打井、盖房、背砖、代课。草绳系腰，盘腿上炕，学习“九大”文件，宣讲最高指示。什么大风大浪都经过，什么风雷雨雪都见过，任凭以后的什么，也无法将这些老一代知青打垮。黄沙碛里本无春，怎奈何少年不识愁滋味，凛冽寒冬也能过成个轰轰烈烈的春天。在那个春天里，他们找寻自己，他们努力在这片神州大地上找寻自己的位置。

白驹过隙，转瞬经年，当他们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的岁月，当他们举起杯来，歌唱那段青春，他们越写越明晰，他们边唱边流泪，他们找寻到了自己，他们也不悔那段青春。

民族·骨血

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中有亲戚邻里的聒噪，也有收成不足的愁闷。有的人在婆姨和爹娘之间两面受气，却还要在人前挺起腰杆来做个男人；有的人怀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的憧憬想往，却也只被一亩三分地限制着脚步，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有的人心中有对纯洁爱情的无限渴望，胸中郁结的情感几次三番想要出口，却也只被眼前的困局拖着，看着爱人走远不见，和适合的人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慢慢地遗忘和习惯。这样的日子，可能就是这个世界那片黄土最真实的颜色。

《平凡的世界》带着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们，给了我们热泪盈眶的感动，爱得轰轰烈烈，努力得奋不顾身。一句“黄土地，醒了”让灰色的结局变得温暖，有了色彩。生活有的时候不是七彩的，它确实就是灰色的，更多时候是暗淡无奈的。少安脸庞皱纹沟壑中的尘土，擦净旧的又添新的；砖厂看似红火，却也要不停砸钱，出力还要赔人情；在婆姨孩子的压力下箍出新窑，也得为了分家闹得不可开交。

可能你不会忘记少安和润叶摔在山崖上时心酸的对白，深情不能言语只化作祝福，可能你为晓霞后离去在幻觉中痴傻的少平扼腕叹息。可是，他们能怎么办呢？痛哭一场，大吼一次？质问这片黄土地为什么将自己困住，还是抬头问问天为什么要带走自己爱的人们？可能，最终他们只能在低头锄地之余叹叹气，用小推车将自己的爱人从医院偷偷带回家，过最后一个团圆年吧。

生活实苦，它好像在用尽全力挑战着这群在黄土地上拼死累活的人们。但是，这好像都比不过那句“你笑，我陪你笑；你掉啥眼泪，我给你抹去。”痛苦如何？离别又如何？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会依然认真地生活，永永远远，生生不息。

“雨侵风蚀的寂寞和苍楚一定是水，静静地流过青春奋斗的日子和触摸理想的岁月。”那段日子，它没有那么厚重，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也不会那么轻薄，一阵风就能刮散。

“这片黄土地，醒了。”所有的过往会沉积成黄土的颜色，成为人们脚下走过的路，化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骨血和精魂。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八十年代——情怀涤荡的日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寻根文学的出现，是作家找寻自我最真的诗，是文化回归传统、时代呼唤本真最美的歌。

翻开那些泛黄的书页，有酒有故事，足以慰风尘。

红玉米 -- 痖弦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吹着那串红玉米
它就在那儿挂着
挂着
好像整个北方
整个北方的忧郁
都挂在那儿
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
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
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
犹似唢呐吹起
道士们喃喃着
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
犹似叫哥哥的葫芦儿藏在棉袍里
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
以及铜环滚过岗子
遥见外婆家的荞麦田
便哭了
就是那种红玉米
挂着，久久地
在屋檐低下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你们永不懂得
那样的红玉米
它挂在那儿的姿态
和它的颜色
我的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
凡尔哈伦也不懂得
犹似现在
我已老迈
在记忆的屋檐下
红玉米挂着
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
红玉米挂着

走进贾平凹——80年代文学缩影

文·曹亦凡

我一直认为，想要了解一位小说家的风格，要从他小说中构造的矛盾、矛盾背后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写作手法和风格来分析。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作者所构建的矛盾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贾平凹怎么构建矛盾的

-- 作者言

（一）疾病的矛盾和隐喻

《秦腔》不仅塑造了一个半疯半癫没有阴茎的张引生，还出现了一个没有肛门的小婴孩。

小婴孩是秦腔演员白雪生的女儿，是清风街上新生的一代，还没有意识，一出生就患有严重的生理疾病:没有屁眼。这不但给整个家庭带来了重创和悲剧，也暗含中国乡土文化想象的终结。与阉割不同的是，小孩的疾病属于先天不足，身体器官的残缺使她从出生开始生命就变得不完整，这种与生俱来的残缺是贾平凹为乡土文明延承的深切担忧。

白雪身为县里的秦腔演员，在生孩子之前，早已无戏可演。秦腔跟不上潮流，流行歌曲才是时代的宠儿，剧团形同虚设，为了谋生，剧团的人也作鸟兽散。秦腔的衰败是《秦腔》的一条主线，这个孩子出生于小说的三分之二处，此时，秦腔已经没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孩子的悲剧，也是秦腔的悲剧，孩子没办法正常排泄，秦腔也没办法传承。

就连孩子的爷爷，那个在清风街享有很高声望，一生钟爱秦腔的夏天智也是因为胃癌而病逝。疾病本身是一种苦痛，若是和小说情节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便又是另一番苦涩滋味。但这其中总是带着作者的悲悯，像论者所言：“残缺的命运归宿，凸显了生命本身的残酷与不幸，而‘残缺’背后寄寓的关怀与同情，则凸显了贾平凹对生命的幽思与珍重。

（二）《山本》中的暴力冲突

小说中写到在涡镇的三次主要的暴力行动：第一次是以井宗秀代表的青年骨干与以五雷为代表的土匪的较量，这次斗争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却相当关键，这次行动之后不仅成立了以井宗秀为核心的预备团，而且使井宗秀在涡镇树立了威信，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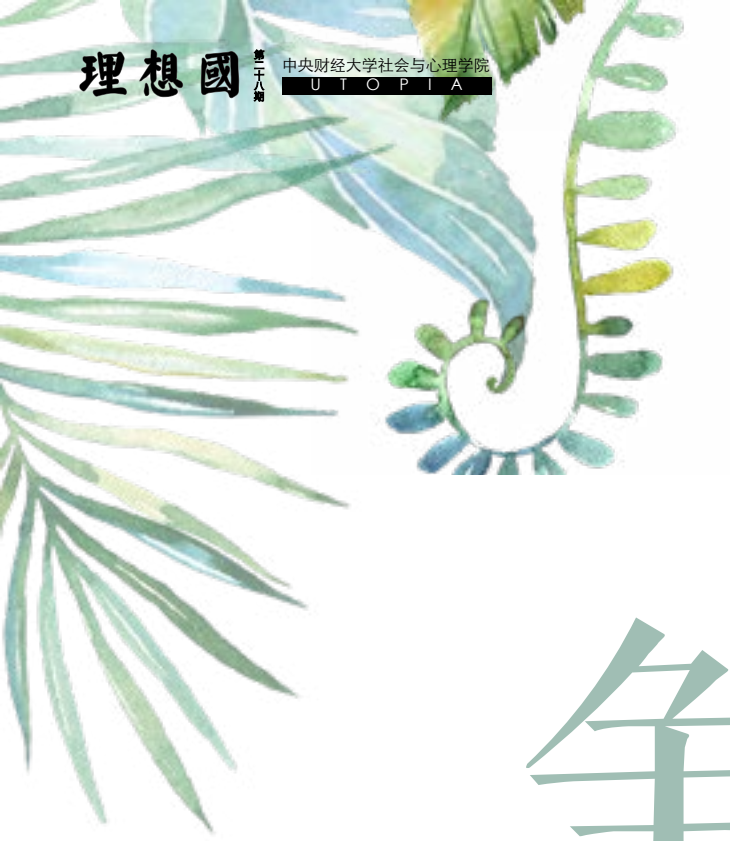
第二次是以井宗秀为首的预备团和以阮天保为首的保安队的持久战，这次战斗死了很多，涡镇与外界隔绝，没有商品的进出互通，人们甚至以老鼠和麻雀肉为食，到最后老鼠和麻雀都很少了。这次激战井宗秀获胜，预备团改为预备旅，在军备上更有实力井宗秀的威望也更大了。

第三次是小说的最后预备旅和红 15 军军团的战役，这一次的行动急促却有极大的杀伤力，作家用笔不多，看似模糊仓促的战役却导致了整个涡镇的毁灭。

纵观这三次战役会发现，第一次是为了赶走土匪，保涡镇的百姓之平安，当然也有对土匪与其妻子私通之恨；第二次起因是军备分配不均，但主要还是绑架杀害阮天保爹娘这件事激化了矛盾；第三次是井宗秀为兄报仇后引发了红 15 军团对预备旅的大规模攻击。在作品里作家弱化了历史革命的合法性，日常琐屑的矛盾和私怨成为引发革命的主要因素。

在这些暴力行动里，作者没有指向历史的进步，没有正义与非正义，有的只是一种反思，一种对革命或者历史正义性的反思，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是被建构的历史，还是充满庸常生存法则的历史。

由《秦腔》和《山本》可见，虽然小说中的人们活在真实的历史中和看似平淡的生活里。但是或激烈或缓和的矛盾一直贯穿文章始终。而正是在矛盾中的人们态度，人们的应对方式使得我们读者得到共鸣。



争妍品

多元文化产生

大众文化出现

百花齐放·春色满园

斯人可贵·才情过人

街头巷尾·秉烛夜话



笔底波澜 梦里江湖

——社会 18-1 吴雨倬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弹指一挥间，似有一支墨笔划过，金庸先生提笔挥洒，武侠世界跃然纸上。万卷江湖展于世人面前，登峰造极，为我心中之旷世传奇。

年少的我沉迷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沉溺于他恣意笔锋下的刀光剑影。遐想过琴箫合奏御剑江湖，倾慕于百转千回柔情侠骨。也曾想身披皑皑飞雪，轻踏氤氲云烟，孑然一身行于江湖之中，邂逅乱世情缘，纠葛快意恩仇。

行走于江湖，必与性情中人相逢。潇洒似“行云流水，任意所至”，阔达如“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深情若“四海列国，千秋万代，只有一个阿朱”。茫茫江湖，知音难觅，最难忘不过曲洋刘正风，魔教正道，不再黑白分明。二人抛弃世俗偏见，弄弦拂箫，临死之际共弹一曲笑傲江湖，琴箫音落，人散曲未终，从此广传世间，留下绝世佳作。

有传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如玄铁至刚则随心所欲，若空明至柔则无往不利。行于江湖，若所幸得高人指点一二，背负盖世武功，便是最为令人艳羡之事。金庸先生笔下的武功招式均朗朗上口，过目不忘。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龙象般若功，吸星大法、乾坤大挪移，无一不是小说中的顶级武功。印象最深却是东邪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武学，武功已臻化境，招数文采绝美。“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碧海潮生曲、桃花落英掌，一招一式，无不令人联想至桃花影落，沧海青山之景。

兵器相接，武林对决。冰冷江湖，惟有与志同道合之人同行，方能感受到人间暖意。重情重义的江南七怪，惩恶扬善的全真七子，令人忍俊不禁的桃谷六仙，均令人印象深刻。第一次接触金庸先生的小说是《射雕英雄传》，尤为喜欢行侠仗义、一诺千金的江南七怪。为了履行赌约，他们一路从杏花烟雨的江南赶到飞沙走石的大漠，只为寻到郭靖并传授其武功。五怪相继死于非命时，心中久久难以平静，直至看到韩小莹含泪自刎，才惊觉书墨早已被眼泪浸湿，晕染开来。尽管知道书中角色生死无常，却依然会因他们的命运所触动，这大抵便是金庸先生笔下江湖的魅力罢。

佳期如梦，思君忆君。恩怨江湖，不乏缠绵情缘。老实木讷如郭靖，却也能对黄蓉吐露“就算把我身子烧成飞灰，我心中仍是只有你”这般情话。潇洒不羁如令狐冲，心向自由却甘愿与任盈盈牵绊一生。一往情深如杨过，历经劫难终与小龙女白头偕老——“终南山后，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最为心疼苦苦相思的郭襄，纵使爱而不得，却依然情系杨过，一生未嫁。襄阳城下，她用杨过允她的第二枚金针，换取了她一生中最难忘的烟花。“人人都说我是爱上了杨过大侠，才在峨眉山上出了家。其实我只是爱上了满山的云和霞，像极了十六岁那年的烟花。”

忽而笔锋一转，由浓渐淡，金庸先生提笔一收，万卷江湖已然成画。其中恩恩怨怨，风起云涌，却也不乏连枝共冢，风花雪月。如今先生已然驾鹤西去，哀伤之余，又想先生如此豁达，深谙武功，于梦里江湖，必定也是名潇洒侠客，携一身盖世武功，或劫富济贫，或清隐于市，必然过得洒脱快意。念想至此，心中悲伤渐敛，画卷中的江湖也似乎有了一丝生气。

“一别千古，从此江湖难书。”自金庸先生仙逝，我仿佛看见一个时代缓慢地褪去，先生永远是我心中不败的武侠大师，再无人能续写这般武侠传奇。心中有不舍，有留恋，有惋惜。忽而想起《神雕侠侣》中程英对陆无双说过的话，不禁感叹先生原来对生死离合早已如此释然，如同一柱玉龙悬空般的瀑布滚滚而下，倾入了一泓清澈纯净的湖水之中，不管惊瀑如何轰轰不绝，湖水却依旧波澜不惊。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我的梦中似有什么执念。我拨开霭霭云雾，我看见落霞秋水共存的江湖。我看见桥边杨柳拂岸，有青衫女子在扁舟上采风撷荷。我看见远处山崖，有一婉柔女子浅笑依偎在侠士身边，落日熔金，好似一对神仙眷侣。我看见巍巍华山，刀剑相交，兴许在论剑比武，争夺武林名号。我情愿沉醉在这江湖里，不出来了。但江湖若梦，我终归是醒了。

再见，大侠。再见，江湖。



本质突变之前警钟并没敲响

文◎池莉

够了
我不想再做
一个进步分子
明天务必要
笑成一朵花
还有后天
必须衣锦还乡
还有
将来老了
将来，我不准备老
我只准备死
只准备
积攒一种
叫做时间的材料
为自己
打造一副
高贵的棺材
我决定做一个
退步分子
甩开手脚
冲回从前，穿过
与黑洞完全不同的虫洞
与往昔的嘴唇
续上热吻
既然
相对论允许
倒不是因为活久了
彻悟
也不是因为
宗教或者信仰
红尘就是红尘
我简直懒得看破
是天气预报和钟表
假话太多
是我对自己不忠
在决定了一个重大决定之后，
我选择了另一种选择
一定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破坏了
新陈代谢
三千里江水滚滚东流
却总也带不走
我已经废弃的悲伤
本质突变之前警钟并没敲响
24 小时制式
从此不再
约束我的一生

歌尽桃花扇底风

■ 文 / 张楠茜

“所以读书何义？”

那晚夜风微凉如酒，朗月彤云砸在街道上。当同行好友问出此言时，我不免地心中一窒，陡然战栗，蹙去眉峰。思索着刚才的对话。

“我现在发现许多书的主题都无异，不是探讨人性就是灵魂救赎”，她朗声开口。

“不，每本书的价值都不同的，莫非你认为书都是相同的内涵所以就没必要大量阅读了吗？”我颇有些不赞同。

“差不多吧，看一些典型的就可以以偏代全了。”

不禁想起雷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项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品。”此话许是过于偏激，但总教人有些迷茫。多如星斗的文学作品繁杂多样，处处都有人在否决——畅销书肤浅空洞无真材实料，不必跟风随众；古典名著晦涩难懂，以现在的阅历又能领悟多少？越来越多的书被贴上泛化的标签，这是鸡汤。这个华而不实，那个文锋太偏激。

而我们呢？总想着只读那些精华的，人类必读的篇目。而且借用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因为生活的忙碌或太多借口，而让书籍蒙尘。年轻的我们总是那样轻狂。将自己并不成熟且荒唐不已的言论侃侃其谈，甚至拿来作圣旨。对于阅读，我们没有什么资格加以批驳，要做的仅是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去广泛探索思维的秘境。

读川端康城的《雪国》，我并未为其细柔哀婉的笔触折服，但终究还是耐着性子看完。因为我知道，现在读不出的感觉，总有一天会随着时间的沉淀水落石出。而我们只需阅读，然后等待。



文化苦旅

他写江南小镇：“在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游古典园林是很叫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机
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游客未至，或许是时值黄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这样的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生气，几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多次来过。”

写阳关：“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
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
艺术情怀的弘广。”

写西湖：“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
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
族精神的史册上。”

.....



continue

他，是余秋雨，他说，路，就是书。万水千山走遍，轻重缓急的思绪与情怀都落在笔尖。

务虚笔记

有人渴望爱，有人害怕爱。

残疾被安排在爱情之前与 C 相见，他的人生轨迹也由此开始出现独特的一面。

有人遗失爱，有人抑制爱。

医生 F 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把一生的话说完了 90%，同时明白世间的话并不是都是能够说出来的。

有人寻找爱，有人诘问爱。

诗人 L 开始他漫长的寻找爱的旅途，在这段路上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也许有 C，也许有 F，他们一起上路一起寻找，但更多时候现实喜欢的是给你一些端倪之后将消失得更加彻底。

有人虚构爱，有人毁灭爱。

有些人就是可以将某种虚构的人生至死不渝地进行下去，当有一天有一个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揭开这一切，等待他（她）的不一定可以是什么幡然醒悟，也许只能是死亡。

还有人懂得爱 ...

他说，“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他，是史铁生。“他转动轮椅的手柄，轮椅前进、后退、旋转……像是舞蹈，像是谁新近发明的一种游戏，没有背景，没有土地甚至也没有蓝天，轮椅轻捷地移动，灵巧地旋转，仿佛这游戏他准备永远着迷地玩下去 ...”



沉默的大多数

对于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来说，沉默就是最好的表达。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并不代表没有话想说，或者不会说话。相反，往往不喜欢说话的人总是有太多想要说的话，或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另外，对于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来说，沉默是最好的自由。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并不代表不渴望自由。相反，他们往往更渴望得到自由。

与其别人让我闭嘴，不如我自己赶快沉默了

去。你的理又不是我的，我跟你辩个五六七八没意思。

他，是王小波，自由精神的浪漫骑士。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已经醒了，并且打算不再沉默。

长恨歌

王琦瑶就是旧上海，她是一个梦，不复存在在当下现实中，她是在人们的回忆里，在口耳相传和黑白影象里。这个梦开起于老上海的电影，繁华在三四十年代里，迷茫挣扎在五六十年代，飘摇在风雨文革中，终结在八十年代，改革带来的社会开放仿佛带起她回光返照的生命，但是文化断层带来的粗俗最终摧毁断送了她最后的优雅步伐。

她，是王安忆，她写上海弄堂里的芸芸众生。

“她们宁愿做浮云，虽然一转眼，也是腾起在高处，有过一时的俯瞰。虚浮就虚浮，短暂就短暂，哪怕过后做它百年的爬墙虎……”



我在等你

余秋雨

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
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
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
我就是这样坦然，
你舍得伤，就伤。

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
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
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
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
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
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
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
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
然而总有一个，
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
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
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
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
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
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
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
流水冻了，我在河畔等你。
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
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收藏昨天

——余秋雨

“经常有年轻朋友来信询问一些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位最好的人生导师，那就是你自己。

这并非搪塞之言。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着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挺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它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住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我最合适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魅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地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剔。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它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饕餮 04

跨出新文学

思考新走向

总角晏晏·豆蔻芳华

览书之情·得无异乎

挟山超海·筚路蓝缕

浅尝青春文学中的甜与涩

——社会 18-1 刘晓红

说起青春文学，大家的第一反应估计是豆蔻少女桌兜里藏着，被老师称为言情小说的书籍文章。其实青春文学最初被称青春美文，刚开始它的概念离文学的距离还是比较遥远。青春文学的作者基本上是年轻人，他们写的作品字里行间没有很深的内涵，大都是回忆青春或懵懂之年的爱情故事。

青春文学作为深具时代特色的文学形式，其并不只是青少年成长需求的替代品，同样，市场上的活跃的它也已经演变成一种时代产物，成为当前时代下具有社会意义的一种形式，推动着当前中国当代文学在市场上的步伐。而在这个阶段中涌现的各种各样的青春文学作家中，他们也因为自身在行业内的努力和突出贡献，一度成为社会关注中的焦点，如比赛中脱颖而出的青春作家郭敬明、张悦然，还有以描摹当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因素为主要特色的饶雪漫、郭妮等作家。

而为何网络文学能够成功，也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偶然因素的。一批具备 80 后代表特色的作家的诞生，除了他们本身具备的文学才华之外，这个时代的社会辅助功能也造就了他们成功的基因。这其中，如郭敬明擅长的“悲伤体”文学作品，通过使用一系列形式的悲伤、青春等关键词而深受青少年喜爱，而张悦然系列作品中，对爱情的另类态度和对生活的另类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当前青少年的成长特色。各种因素仿佛都像推手一般，助力青春文学的发展。

介绍完青春文学及其发展，也来浅谈一下自己对青春与青春文学的认知。有人说，青春是用来放肆的，因为年轻，所以大胆，无所畏惧，但有人说青春是荒唐的，是懦弱的，太多的人把心动埋在心底，即使埋的发霉了，也不能说出口。青春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也说不清楚，就像梦境里的人，站在大榕树下，微风轻拂，吹乱了心。而青春文学也许是少女捧着书，偷偷抹着的眼泪；也许是走在学校的白衣少年的皓齿一笑；也许是裙摆上飘落的一封封情书



就在不久前，我读完了两本属于青春与网络文学范畴的小说——《暗恋·橘生淮南》与《致所有我曾爱过的男孩》，接下来便通过这两本小说来回顾青春的甜与涩。

《暗恋·橘生淮南》是一个关于暗恋的故事，只是这场暗恋的时间太漫长，长到足以唤醒每个有过暗恋经历的人的记忆。可知“暗恋如烟花，绚烂也寂寞”，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故事的主角“洛枳”也是如此。十几年来，她在自己的世界里演着一场暗恋的独角戏，对“盛淮南”感情十分复杂，既因他的优秀而被吸引，又因别的一些原因而嫉恨。洛枳一路追随盛淮南考上了最好的大学，但是同一所学校他们却不相识，直到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洛枳和盛淮南终于走近。这个故事中还有其他人物，为爱所困、为爱痴狂的江百丽，阳光热情、单恋无果的张明瑞等，他们每个人都是鲜活饱满的，而不同的人物形象也让更多的人能够代入自我，感同身受。当然，这部小说最能扣动人的还是暗恋这种微妙情感，它戳中了许多学生关于青涩暗恋的回忆和那些隐秘缠绵的心思。如果总是小心翼翼地栽培暗恋的禁果，最终也只能仰望树上的一片悲秋。

《致所有我曾爱过的男孩》由美国作家——珍妮·韩所著，这是一个讲述爱和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平凡的女孩逐渐拥有自信和勇气的故事。每个人对爱情都有美好的憧憬，而情书承载着刻骨铭心的温情。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透过文字满溢纸上，被传递给喜欢的人。然而写一封封寄不出去的情书，是拉拉·琴为结束一段爱恋做的具有仪式感的事情。她每暗恋一个男生，都会在决定结束单恋时，写一封浓情蜜意的信，将现实里不敢对他们说的话，全部写出来，然后藏在母亲送给她的帽盒里，一共五封。直到五封信被调皮的妹妹因为生气全部寄出，拉拉·琴的生活陷入天翻地覆的混乱之中。从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到勇敢地对男孩表达爱意，拉拉·琴战胜了内心恐惧，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部小说对高中生的恋爱心理描



述的非常准确，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其实无论是怎样的恋爱方式，放在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身上，都是大写的甜蜜。

无论中外，青春文学都是作家笔下的宠儿，它能让你在金色梧桐叶下等待繁星降临，让你在巷邻小道轻声而歌。青春文学的魅力也许就是在于青春，珍藏了多少人蝴蝶般的回忆，飞落在你的指尖，你却只能让它翩翩而去。即使恋而不得，青春有涩，青春文学仍是一米让人无法忘怀记忆。

青春文学还在成长，在这个青春洋溢的时代，展现出其本身自有的魅力。

覽書之情 得無異乎



覽書之情 得無異乎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阅读故事

“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吃了很多食物，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并且被我忘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头和肉。阅读对我们思想的改变也是如此。”

寒假回家收拾房间，那些被放在纸箱里尘封的一本本儿童读物，如同我年幼时的伙伴，短暂离别后再次跃然回到我的生活。回想起那段每天戴红领巾背大书包的小学时期，关于阅读，关于书籍，脑海中留存有最深印象的是曹文轩的文学。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我的小学班主任，她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她温文尔雅，腹有诗书气自华。她在小黑板的米字格里一笔一划教会我们如何写好字，在每天以及寒暑假留的阅读作业中教我们如何阅读书籍、如何写批注和读书笔记，她向我们推荐适龄的杂志和文学书籍。其中一个就是曹文轩。

离家不远的小小的新华书店，十多年也仍未改变模样。有时是独自揣着攒起来的为数不多的零花钱，有时是拉着爸爸妈妈希望得到他们的赠予。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如冰心、金波、曹文轩、郑渊洁、杨红樱，外国读物如《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汤姆索亚历险记》《夏洛的网》，在我们未知的脑袋里构建起一个小小的世界。

曹文轩写的《我的儿子皮卡》是我买的第一套系列书籍，里面的四本：《尖叫》《仰望天空的猫》《再见，钢琴》《淘金兄弟》，不失文学色彩的同时，又在讲述真实的故事。“皮卡”的出生充满传奇色彩，从降生的那一刻，他就开始为这个世界创造着无数的故事，他用一个孩子的清纯目光看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使他感到迷惑甚至迷惘，他一时不能明白这个世界，但初涉人世的“皮卡”还是在一片懵懂中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了。喜欢皮卡的故事，或许是在他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所有儿童最天

真无邪的成长历程。也是从那些作品里，我感受到那些伟大和温暖的，属于所有孩子的童话和文学精神，那些天真的具有童年趣味的儿童精神，那种舐犊般的母爱情感，那种对于每一个弱小生命个体的充分的尊重、理解与呵护，对儿童游戏精神和幽默品质的寻找，以及那种纯真、仁慈、宽容、细腻与柔和的情感。

青春期的初中，心中有着藏不住的好奇、新鲜和叛逆。郭敬明，韩寒，顾漫，安妮宝贝，以及一系列记不起名字的言情作家，让我想起偷偷藏在课桌下面的那些小说，心里面那些仅供五脏六腑交流的小叛逆。尤其是韩寒的书里那股“不服”的劲儿，总是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他不服应试教育，不服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特立独行。也正是由此，韩寒拥有了无数崇拜者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质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敢于揭露社会现实，敢于质疑权威的精神，像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领袖”。后来有了更多生活经验的韩寒，无论写作还是生活方面都显得更加成熟，懂得了每个人的不易，每个选择都可能是无奈之举，然后他以另一种形式，去保留那股不服的特性。

高中以后，我的阅读兴趣转向了现代小说和散文，我迷恋于作者笔下优美的文字和真挚的感情。有一次，无意间看了看那本《灿烂千阳》，从此对胡塞尼的书迷恋得一塌糊涂，充满期待地看完了他所有的书。他的故事里有战争、有贫困饥饿、有背叛和抛弃、有失望与痛苦，但是他的文字也有快乐、希望、陪伴和温暖。他的文字简单，却有一种力量让人完全无法从他营造的环境中抽出身来。他的小说总是充满泪水和心酸，却又包含善意和希望。在他的笔下最高贵的始终是生活在底层得那些普通人，他们不管遭遇的是炮火还是贫困，都始终守护着心底的善良。慢慢地，胡塞尼的书让我再一次成长了起来。我认识到了世界的黑暗面，认识到被世界和不幸的婚姻奴役的女人，认识到了人性背后的故事。当



然，我起初认为一切只是他塑造的一个虚拟世界，因为那种战争中的恐惧与世界的失望离我的生活太过遥远。直到我看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2005 年一个阴冷的 11 月，25 岁的阿富汗女诗人娜迪娅安朱曼出版了个人首部诗集《暗花》，她的成功惹来夫家上下一片恼怒，他们认为女人出版有关爱与美的诗集只能给他们带来耻辱，娜迪娅的丈夫对她进行殴打，并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触目惊心的事实让我明白世界并不是完全美好的，这些让我一直很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么和平的国度，对自己的国家又充满了敬畏之感。

当然，世界并不是完全黑暗，故事中温情的瞬间、获得自由和幸福的女生，这一切教会了我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不能丢弃希望。就像故事中那些坚强善良的生命一样，纵使有 1000 滴泪珠不断洒落，但那晶莹中会反射出 1000 个太阳，那是希望之光、真诚之光、善良之光。

后来，三毛的故事又成功地吸引了我，她的书和她

的生活一样，简单又不失高雅。《撒哈拉的故事》让我有了新的向往，我想亲自去看看那里的一切，去帮助那些可怜的孩子和人们。三毛在撒哈拉与她的丈夫快乐的生活，这时候的三毛是快乐的、幸福的、充满自信的，她教会了我要懂得享受生活。后来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中，我认识了完全不同的三毛，压抑、崩溃、失望。失去挚爱的丈夫之后的三毛展露了她柔弱的一面，他对丈夫荷西深深的迷恋感动了我，但也许三毛对爱情看的太重还是对世界失望太深，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书离不开她的生活，让我成长的、让我明白真挚的的感情和生命的可贵的，正是源于她生活的那些故事。

如果说，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那么在人的一生中有千万道台阶等着我去跨越。每跨越一步台阶，将得到不可估量的财富，而下一步台阶，又将带我不入一个新的境界，获取新的知识，继续成长。

挟山超海 筚路蓝缕



——钟声晚、贺文伊

“啊，地球，我的流浪地球……”

今年春节假期，我在第一时间观看了热映电影《流浪地球》，看完电影后我在短时间内难以从情节中抽离。太阳系不再是我们的家园，很多人为了人类的延续牺牲了，但更多人活下来了；更长远来说，“流浪地球”计划持续百代，那些活下来的人也注定一生都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城，还要面对时时可能出现的危机。看似无望又充满希望，这是一个死亡与未来交织的宏大格局。电影上映后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远超电影本身的讨论，2019年更是被称为“中国科幻元年”。

这一切背后都来不开一个人——《流浪地球》的原著作者刘慈欣。这本书很短，但很多情节一笔带过却留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面对太阳是否会氦闪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家人因立场不同激烈争吵终至分道扬镳；岩浆灌入地下城，政府下令按年龄从小到大撤离，老年人几乎是被抛弃了（主人公的母亲也因此而亡，而年幼的主人公逃出生天）；人们视生存为唯一重要的东西，变得连爱人出轨都不在意……除了引人入胜的科学理论，书中还探讨了有关社会、人性、伦理的问题。在人类的生死面前，人性的冷漠与温情暴露无疑，价值抉择引起更多争端，对社会问题的分析自然更加深入，这也许就是科幻题材的魅力吧。

刘慈欣是中国科幻界的一个奇迹。有人曾评价他“凭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的确，在如今欧美科幻界普遍偏人文、奇幻的大环境下，刘慈欣是我们这个时代唯

一能向美国黄金时代科幻作家群看齐的科幻作家了。

刘慈欣最出名的两部作品当属让他获得雨果奖的《三体》和此次被改编成电影的《流浪地球》。在以上两个时间点中刘慈欣在网络上的搜索量飙升，越来越多的人有兴趣搜索一个科幻作家，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有兴趣去了解科幻亚文化。

事实上，他是一个很高产的作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刘慈欣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长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七部，代表作有《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三体》（三部曲）；中篇小说有十七部，主要作品有《流浪地球》《全频阻塞干扰》《中国太阳》《赡养上帝》《赡养人类》等；短篇小说有十八篇，代表作有《微观尽头》《带上她的眼睛》《朝闻道》《思想者》等。

如果给中国的科幻作家按影响力排序，刘慈欣可以说当之无愧地做了第一把交椅。但回顾中国科幻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为中国科幻敲响第一声锣鼓的是思想家梁启超。1900年，他用文言文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从那时算起中国科幻可以说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史。

五四时期宣扬“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文化思潮，客观上为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普及作出了贡献。新文化运动为科幻在中国的萌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很多著名的文学名匠都曾翻译或写作科幻小说。其中杰出的代表便是作家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留学的青年鲁迅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大炮俱乐部》和《地底旅行》的日文版用文言文的体例翻译成中文，再将这两部小说改编成国人耳熟能详的章回本，并配了诗词，使其完全中国化。鲁迅翻译了很多威尔斯和凡尔纳的经典小说，并在他的杂文中提倡发展科幻小说。

中国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是1904年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作者笔名“荒江钓叟”。中国最早的纯文学刊物《小说林》的创办人徐念慈不仅翻译国外科幻小说，本人还创作有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著名作家老舍也创作过一本名为《猫城记》的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幻文学继续以欣欣向荣的姿态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体裁更接近科普小说，大多是向低年龄段读者普及科学知识和预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未来。在主题上比较接近于同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风格。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陆的科幻文学的发展陷入停滞。

文革后，科幻小说再迎春天。叶永烈的儿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复兴。郑文光在大陆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他50年代就致力于科幻创作。70年代他重新投入创作，发表多部重要科幻作品，1980年成为世界科幻小说协会（WSF）成员。代表作有《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曾被改编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电影。

1983～1984年间，中国科幻文学被贴上“精神污染”的标签，受到严厉惩处，这次“抵制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几乎使整个中国科幻事业夭折。运动产生的经济和文化后果则无法估量。再如，主流科幻作家中，郑文光因此一病不起，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肖建亨等受到不实污蔑和指控。中国科幻事业又一次陷入低潮。

1978年在大陆创办的《科学文艺》杂志成为科幻文学最主要的期刊，编辑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该杂志后改名为《科幻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长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在《科幻世界》杂志的推动下，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如星河、刘慈欣、王晋康、唐锋、姚海军、钱丽芳、罗隆翔、何夕等人。杂志在引介国外优秀科幻作品、出版名家名作、普及科幻和科学知识方面多年来做出了大量贡献。长期以来出版了大量的优秀科幻刊物。刘慈欣早期的多部科幻小说便刊于《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是一个窗口，将中国科幻向世人敞开；是一朵诗云，写满中国科幻的浓浓诗意；更是一座地球大炮，向地球宣告中国科幻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可以说，正是《科幻世界》，培育了新时代的中国科幻。

死亡是一座永恒的灯塔，不管你驶向何方，最终都会朝它转向。一切都将逝去，只有死神永生。

——刘慈欣

我们都是阴沟里的虫子,但总还是得有人仰望星空。

——刘慈欣

科幻不是夢

虽然如今的科幻小说在中国关注度很高，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但理性来看，中国科幻刚刚起步。中国的主流文学与科幻文学共同走过了百年历史，科幻文学一直偏居边缘。刘慈欣崛起于家乡山西，现在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但山西文坛对他充满瑰丽想象与人文关怀的作品的接受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新时期文学后，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才具有了自己的应有地位与独立品格；加之进入大部头科幻小说的世界并不容易。初入这个领域的读者只能先从中短篇开始看起，中国科幻仍然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始终怀有希望，因为，“希望是这个年代最宝贵的东西”。

谨以此篇，向中国的科幻工作者致敬。

社会 18-1 编辑部 奉上

我希望你读很多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寡淡的世上，深情的活。

——《这世界与我》

書香七十年

